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十四回 燕子飛慕色劫獄 聶隱娘救女上山

話說甄衛因受了飛劍之驚，深恐薛飛霞監中有失，親自領著馬快人等到監察看，果見監門大開，看守、官媒不知去向。板鋪上坐著一個男子，手執鋼刀，飛霞在那裡恩公長、恩公短的央懇，像是圖歡不允樣兒。心中大怒，忙喊手下拿人。眾馬快應聲進內，那拿刀的人舉刀向甄衛虛砍一下，轉身把飛霞背在背上，往外便奔。甄衛大吃一驚，倒退數步。那人乘勢搶出監門，將身一躍，飛上屋簷。眾馬快欲攔不及，見已出了劫獄重案，誰敢怠慢。有幾個略會上高的人，紛紛上屋狂追。無奈這人腳步靈便，快如飛鳥一般，怎想趕得上他。鬧了片時，已去得毫無影響。眾馬快只得下屋請罪。甄衛吩咐：「暫緩議處，趕速飛赴四門報信，天明之後不可開城。」一面另添差捕，按戶搜查。因聽得薛飛霞口口聲聲呼他做「文恩公」，又在飛霞牀上搜出書函，壁間搜出銀帖，故此咬定劫獄之人一定姓文。凡遇文姓，無論何等伴人，無不加以意盤詰，直鬧到日高三丈，城中各處多已查遍，並無下落，始勉強把城門開放，已攪得滿城中雞犬不寧。

甄衛見拿不到劫獄重犯，少不得把馬快重重的責比，又把女監中一切女犯查了一查，並無缺少。問問他們可知薛飛霞監房中幾時有人進來，多說：「因已熟睡，不聞聲響。」而且尚有幾個年老些的模模糊糊，好象未曾睡醒一般，吩咐依舊分號收禁，命把失去的兩個官媒尋來問供。回說，「初時未聞聲響，四更以後小婦人曾與飛霞說話。忽有一股香氣透入腦髓，漸漸神志昏迷，不知如何有人進監，如何把小婦人們移往監外，實是該死。」甄衛那裡相信，各人打了幾百竹梢，先治他個疏忽之罪。一面申詳上司，自請議處，自不必說。

再講那背著飛霞越獄的人。甄衛認做就是姓文，誰知卻是另有一人。此人姓燕，名喚乾飛，臨安人氏。生得五短身材，一雙鼠目。本來是個有名的飛賊，性喜女色，每逢偷盜，定要採花，卻練得一身高去高來的絕技，不但是越屋逾垣，如履平地，就是高山峻嶺，他也能飛赴得來。且行走時腳步斜衝，好似穿林燕子一般。因此江湖上人把那乾飛的名字替他改做子飛，又因小名喚做乙兒，故多稱他燕子飛，燕乙兒，他也樂受美名，甚是得意。

新近來到山東，偷了幾家豪富。那一日，聞得城武縣審怎麼彩霞坊的名妓，他想：「名妓必然貌美。」動了色心，所以也到縣中看審。第十二回書上曾表過的，有個身材瘦小之人，目不轉睛的看著飛霞，像是恨不得拉了他出去，只是公堂之上，不敢胡行。後來曉得飛霞收禁女監，屢次要想進監圖歡，爭奈不知監中路徑，未敢造次。費了多少心思，好容易打探明白。這一夜大膽入監，不料正是素雲在下面誘薛飛霞給書讀看之時，他因不便下手，閃在一旁躲著。後來素雲出監，明明望見伏著一人，只因心疑便是那姓文的尚未出去，所以並不做聲。燕子飛卻認作沒有瞧出破綻，好不歡喜。等素雲去得遠了，他就悄悄飛下屋來。其時兩個管監的官媒，恰又被飛霞嗚嗚哭醒。大家因多埋怨他道：「老娘們伏伺了你這幾日，銀子黑的白的沒有一些見過面兒。若論你是樂戶人家出身，自然接客慣的，衙門裡師爺、二爺看上你的卻也不少。我們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好歹也替掙幾兩銀子用用，卻又拿出閨閣千金的架子，不肯略略苟且些兒。如今卻一發的更不好了，夜靜更深，又不是你自己家中，這麼樣的神哩鬼叫，擾得人不得安眠，真正令人討氣得很。若再如此，莫怪老娘們對你不起，要替你上挺棍了，看你還敢啼哭。」咕咯嘍叨，說個不住。燕子飛在屋上聽了多時，深怕耽擱得工夫大了，天色一明，不當穩便，心上甚是著急，因向身旁取出一個火藥包兒並一枝追魂香來。此香乃用麝香、龍涎香、鬧楊花三種藥品合成，點著時，一經聞嗅，憑你英雄好漢，只須頃刻間神智昏迷。就是道行淺些的地仙，也禁受不起。他既把香取出，先取一塊龍膽石的解藥含在口中，然後在屋角邊輕輕把火藥包一抖，散出些火星，將香點上，拿至窗外。霎時間，一縷清煙氤氳氳從素雲先時破破的窗隙之中直鑽入去。兩個官媒聞著，喊得一聲：「怎麼好香！」頓時肢體酥麻，暈倒於地。飛霞也哭聲頓止，兩眼一閉，斜臥牀中。不多時，連那左右監房中許多女犯也多昏迷不醒。燕子飛始把香頭撲滅，揣在懷中，口中吐出解藥，又向百寶囊中取出一把雷公鑿來，把監門上的門門輕輕鑿去，挨身進門。先將兩個官媒一手一個，如抓著兩隻小雞一般，拖至監外向庭心一擲，回身復又進去，取火藥包並一個小小紙煤，引了個火，找著一隻瓦油盞兒，看一看尚有半盞殘油，取來點上，持至囚牀，把飛霞細細一照。見他朦朧雙眼，淚痕未乾，雖是穿著一套赭衣，卻越顯得膚如凝脂，異常嬌豔。那雙三寸不到的小腳之上，鎖著一條胡桃大的鐵鏈，比了弓鞋又粗，令人見了大是可憐。看罷一番，因又取出雷公鑿來，替他先把鐵鏈鑿斷，並把手上的手銬也鑿去了。飛霞此時尚未醒轉。子飛見牀邊適有一把半破瓦壺，壺中剩有許多冷茶，心下大喜，提將起來向飛霞灌了幾口，又自己含了一口，向飛霞臉上一噴。原來，這追魂香惟有冷水冷茶兩種可以立時清醒。飛霞果然打了兩個噴嚏，悠悠的醒了回來。瞥見燈光之下有人在旁，只道是方才那個姓文之人，慌忙口呼恩公，便要下牀施禮。燕子飛因進監在雲龍之後，這段隱情未曾明白，心下好不詫異，姑且含糊答應著。他妄想桃僵李代，或者容易求歡，所以乘機答稱：「不必如此。」一手把飛霞按住，一手便想伸去勾搭。誰知飛霞天生烈性，看見此人這般輕薄，心中甚是不快。惟念濟銀寄簡一片熱腸，而且將來尚望在他身上搭救出監，故此不忍面斥，哀哀的只用好言婉懇。

不妨正在為難，恰好甄衛帶領馬快查監當場窺見，大喝：「拿人！」燕子飛吃了一驚，存了一個不做二不休之想，拔刀在手，虛向甄衛砍去，扭轉身兒，背著飛霞拚著性命上屋奔逃。飛霞這時驚得目瞪口呆，連喊叫也是不敢，只得任他所為。子飛放出平生本領，眾馬快焉敢追趕得上。不多時，早已出了縣衙，轉彎抹角來到城關。他本來是隨處為家並無住宿地方的人，輕輕一躍，跳上城牆，又從城上跳至平地，聲息全無，守城兵棄如何覺察。無如出城之後，雖然腳踏實地，卻漸漸的天色明瞭，暗想：「苦無棲身之所，倘然路上有人看見，盤問情由，卻把何話回答。」因在離城五里之遙，尋了一個露筋祠的古廟。這廟四無居鄰，乃是人跡罕到之處，雖然卻有兩進五開間的房屋，也無廟祝看守，多已坍塌不堪。正殿上面塑著露筋娘娘神像，金裝零落，法相不全。兩旁塑的四名使女，更不必說。中間擺著一張供台，一副鐵蠟橋，一隻破瓦香爐，積著許多灰塵。梁柱上雖有幾塊匾額，幾副對聯，蛛網黏連，蝸涎剝蝕，那字跡已看不清楚。子飛把飛霞背上大殿，見地下有一個木拜台兒，略把刀尖將塵土鏟去，輕輕放他坐下，回身要想關門。豈知那廟門只一扇的了，沒奈何且自由他，自己也坐在那個拜台之上略息片時。因勞頓了足足一宵，肚中有些饑餓。幸喜身旁帶有乾糧，取些充饑，又給些與飛霞同吃。

飛霞那裡肯接，只說：「既蒙恩公搭救，深感大恩。適才監中之事，恩公是個頂天立地的奇男，諒欲試奴之心是否楊花水性，故而假言相戲，彼此且莫介懷。但究不知恩公大名，府居何處，現將何往，難女不幸冤犯王章，如今恩公肇此劫監之禍，倘然再被官役拘拿，不但難女真個有了罪名，且恐不免連累恩公，如何是好？」子飛聞言，含笑答道：「俺實對你說了罷。俺家姓燕，別字子飛，臨安人氏，路過此間。前日因聽了說甄知縣審怎麼彩霞坊的妓女，俺就隨著眾人至衙觀看，見你生得十分美貌，動了俺的愛慕之心，所以探明路徑，深夜入監，將你救出。只要你一心向我，莫說幾個差役，俺有何懼，就是千百官軍，只怕也拿俺燕子飛不得，你要愁他則甚！」薛飛霞聽說此人並不姓文，始知另是一人，暗想：「怪不道這般行徑，與那江湖上的盜賊一般，看來雖離虎穴，又入龍潭，苦命的人怎的苦到這般地步。」口雖不語，心上一酸，止不住撲簌簌又流下淚來，哭個不住。

燕子飛一眼瞧見，擎起手來，替他拭淚。飛霞起身，急避數步，抬頭見了神龕內供奉露筋娘娘，忽思：「古來貞節女子，流芳萬古的甚多，我薛飛霞曾入娼門，雖不敢與露筋娘娘比較，然實指望嫁個如意郎君，棄邪歸正，因此並未失身於人，今日豈可受那匪人玷辱，不如拼著一死，免得那廝行起強來，反難乾淨。」主意一決，搶行幾步，將頭向神龕邊的石砌之上猛力撞去。子飛大驚，急忙起個箭步，伸手來拖。飛霞喝聲：「休得無禮！」慌把身子一偏，那粉額在石砌角上磕個正著。一霎時，血濺桃花，頭上撞了一個核桃大的窟窿，疼痛難禁，暈跌於地。子飛雖是殺人不少不眨眼的劇賊，見了飛霞這般烈性，不但邪念冰消，反自己責備自己：「不該大意放他尋此短見，這卻怎樣才好？」連叫幾聲：「薛飛霞，你休得如此！」一面將手在供台上抓了一大把灰土，向飛

霞額上一抹，指望他把鮮血止住。誰知血多灰少，休想掩得住。他弄得沒了主意，又見他四肢亂搖，在血泊中滾個不住。少停，只見小足一挺，兩手一伸，死了過去。燕子飛驚得冷汗直淋，暗想：「白白的辛苦了一場。如今人已死了，再在此間做甚？反恐被差捕尋見。雖然不懼，必得又費手腳。」歎口氣兒，把那心膽一橫，想一想：「天下美貌女子甚多，我燕子飛也不是見了一個。若要到手，隨處不難，這個人算得怎麼？譬如昨夜沒有幹著這樁事兒，不如去罷。」方才死了這心，無精打采的撇下屍身，移步出廟。但因開了這場巨案，究竟是賊人心虛，不敢再在東省逗留，匆匆回到臨安而去。且俟下書慢慢交代。

如今再說城武縣中，不但城裡頭的居民多要一家家的搜查劫獄之人，就是城外各處，開了城門少不得也要各家查緝，嚴緊異常。那文雲龍與虬髯公、聶隱娘住在蓮花寺中，離城本只三里多路。不到巳牌時分，官差等早已查至此間。雲龍正在山下閒行，得了這個信息，好不詫異，急忙回至寺中，說與虬髯、隱娘得知。又說：「不知究是何人，竟把飛霞劫去，反使俺虛費了幾許心機，卻鬧下這一場不明不白的大禍。」虬髯公沉吟半晌，開口說道：「此事必是壯士進臨之時，背後有人尾著，壯士不及覺察，所以冒了姓氏幹此不法。刻下事已如此，倘有差役來查，雖然並不心虛，但怕難分皂白，何況薛飛霞蹤跡杳然。若使劫去的是個義俠之人，卻也還好；倘是歹人，不但把壯士英名污盡，且恐逆料飛霞一定死多活少，須得作速訪個下落。一則曉得那劫獄的究是何等樣人，一則也略避官差喧擾，不知壯士意下若何？」文雲龍連連稱是。隱娘也道：「道長之言，頗為有理。」於是二仙一俠商議，分著三路尋訪。

雲龍是西北一路，隱娘乃是東南，虬髯公在西門左近訂定，到了晚間，仍回寺中相會。恰好這蓮花寺離露筋祠不過東南二里之遙，隱娘走出寺門才只半里多路，見有一人行路如飛，身上穿的尚是夜行人衣服，背上插著一把鋼刀。正是燕子飛從祠內出來。心上暗想，「天已不早，那裡來這不尷不尬之人。」欲想上前冒他一冒，一轉眼，已去得遠了，甚是迅速，愈覺得事有蹊蹺。因且不去睬他，留著心兒，從這一路細細查去，或有飛霞下落，也未可知，故此慢慢的緩步而行。

又約二里左右，只見四無居人，正在心頭納悶，忽看有所古廟，半開著一扇廟門，隱娘往內一望，廟內塵埃堆積。那塵上卻有行步的男子腳跡，不免心下狐疑，姑且信步進去仔細查看。但見正殿上面臥著一個女子，滿地是血，身上穿著的乃是犯衣，衣上邊血液模糊，不可逼視。隱娘看了又看，料著這個女子或者就是飛霞，但不知為了何故卻在此地，忙起手指向嘴邊一按，幸喜尚有一絲氣息。因思：「若然果是飛霞，理合救他。即使不是，也何妨行些功果。」遂在自己身上解下一條鸞帶，把飛霞在地上抱將起來，拴縛停妥。袖中取出寶劍，向空一晃，化作一道寒光，正想駕著劍光出去，忽聽得廟門外有人喊道：「是什麼人，敢在這裡背著婦女私逃？」卻把隱娘噤了個住。正是：

須記隔牆當有耳，莫言此地斷無人。

要知喊住隱娘的是誰，飛霞能由隱娘救上棲霞山蓮花寺中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